



水煎涼服

加味二陳湯

治停痰氣結而嘔原方加砂仁

丁香生薑亦取其辛能散結也

藿香安胃湯

治嘔吐不止

藿香葉

半夏

橘紅

厚朴

蒼朮

薑五片棗一枚煎服

濟生竹茹湯

治熱嘔或因飲酒過度而嘔

葛根

半夏

湯泡七次

甘草

炙一兩

每服肆錢水一盞竹茹一塊薑五片煎服



正見禮義興
於衰世

古之道如此

禮義之後若
此

多責。夫水積則生相食之魚。土積則生自穴之獸。禮
義飾則生偽匿之本。夫吹灰而欲無昧。涉水而欲無
濡。不可得也。古者民童蒙不知東西。貌不羨乎情。而
言不溢乎行。其衣致煖而無文。其兵戈銖而無刃。其
歌樂而無轉。其哭哀而無聲。鑿井而飲。耕田而食。無
所施其美。亦不求得。親戚不相毀譽。朋友不相怨德。
及至禮義之生。貨財之貴。而詐偽萌興。非譽相紛。怨
德並行。於是乃有曾參孝已之美。而生盜跖莊蹻之
邪。故有大路龍旂。羽蓋垂綏。結駟連騎。則必有穿窬

高下長短相
形。道德於禮
義亦然。

拊捷抽箕踰備之姦。有詭文繁繡。弱緡羅紈。必有菅
屨。跣躋短褐不完者。故高下之相傾也。短脩之相形
也。亦明矣。夫蝦蟇爲鶉。水蠆爲螻。皆生非其類。唯
聖人知其化。夫胡人見麇。不知其可以爲布也。越人
見毳。不知其可以爲旃也。故不通於物者。難與言化。
昔太公望。周公旦。受封而相見。太公望問周公曰。何
以治魯。周公曰。尊尊親親。太公曰。魯從此弱矣。周公
問太公曰。何以治齊。太公曰。舉賢而上功。周公曰。後
世必有劫殺之君。其後齊日以大。至於霸。二十四世。

聖人見微知
著仁義禮義
一形聖人必
知其樂

多譬喻總發
上意

而田氏代之魯日以削。至三十二世而亡。故易曰。履霜。堅冰至。聖人之見終始微言。故糟丘生乎象。楮炮烙生乎熱。升子路。搯溺而受牛。謝孔子曰。魯國必好救人於患。子贛。贖人而不受金於府。孔子曰。魯國不復贖人矣。子路受而勸德。子贛讓而止善。孔子之明。以小知大。以近知遠。通於論者也。由此觀之。廉有所在。而不可公行也。故行齊於俗。可隨也。事周於能。易爲也。矜僞以惑世。伉行以違衆。聖人不以爲民俗。廣廈闊屋。連閭通房。人之所安也。鳥入之而憂。高山險

便於彼則不
便於此物理
皆然

阻。深林叢薄。虎豹之所樂也。人入之而畏。川谷通原。積水重泉。黿鼉之所便也。人入之而死。咸池承雲。九韶六英。人之所樂也。鳥獸聞之而驚。深谿峭岸。峻木尋枝。猿狖之所樂也。人上之而慄。形殊性詭。所以爲樂者。乃所以爲哀。所以爲安者。乃所以爲危也。乃至天地之所覆載。日月之所照認。使各便其性。安其居。處其宜。爲其能。故愚者有所脩。智者有所不足。柱不可以摘齒。筐不可以持屋。馬不可以服重。牛不可以追速。鈇不可以爲刀。銅不可以爲弩。鐵不可以爲舟。

各取其適
宜而已治道
亦然

相反可以為
用

上文說開此
統說治道

正各適其宜

木不可以為釜。各用之於其所適。施之於其所宜。即萬物一齊。而無由相過。夫明鏡便於照形。其於以函。食不如簞。犧牛粹毛。宜於廟牲。其於以致雨。不若黑。蟬由此觀之。物無貴賤。因其所貴而貴之。物無不貴也。因其所賤而賤之。物無不賤也。夫玉璞不馱厚。角。觶不馱薄。漆不馱黑。粉不馱白。此四者相反也。所急則均。其用一也。今之裘與蓑。孰急。見雨則裘不用。升堂則蓑不御。此代為常者也。譬若舟車楫肆窮廬。故有所宜也。故老子曰。不上賢者。言不致魚於木。沉鳥。

於淵。故堯之治天下也。舜為司徒。契為司馬。禹為司空。后稷為大田師。奚仲為工。其導萬民也。水處者漁。山處者木。谷處者牧。陸處者農。地宜其事。事宜其械。械宜其用。用宜其人。澤阜織網。陵阪耕田。得以所有。易所無。以所工。易所拙。是故離叛者寡。而聽從者眾。譬若播棊丸於地。員者走澤。方者處高。各從其所安。夫有向上下焉。若風之遇簫。忽然感之。各以清濁應矣。夫猿狖得茂木。不舍而穴。狙狖得墻防。弗去而緣。物莫避其所利。而就其所害。是故隣國相望。鷄狗之。

亂之與治相
反為是

此見起處道
德率性之意

見人皆移所
習由於上化

故仁義立而
道德遷禮義
飾而純朴散
有以也

音相聞而足迹不接諸侯之境。車軌不結千里之外者。皆各得其所安。故亂國若盛。治國若虛。亡國若不
足。存國若有餘。虛者非無人也。皆守其職也。盛者非
多人也。皆徼於末也。有餘者非多財也。欲節事寡也。
不足者非無貨也。民躁而費多也。故先王之法籍。非
所作也。其所因也。其禁誅非所為也。其所守也。凡以
物治物者不以物。以睦治睦者不以睦。以人治人者
不以人。以君治君者不以君。以欲治欲者不以欲。以
性治性者不以性。以德治德者不以德。以道原人之

性。蕪穢而不得清明者。物或堞之也。羗氏熨翟。嬰兒
生皆同聲。及其長也。雖重象狄驪。不能通其言。教俗
殊也。今三月嬰兒生而徙國。則不能知其故俗。由此
觀之。衣服禮俗者。非人之性也。所受於外也。夫竹之
性浮。殘以為爍。束而投之水。則沉。失其體也。金之性
沉。託之於舟。上則浮。勢有所支也。夫素之質白。染之
以涅。則黑。縑之性黃。染之以丹。則赤。人之性無邪。久
湛於俗。則易易而忘本。合於若性。故日月欲明。浮雲
蓋之。河水欲清。沙石濊之。人性欲平。嗜欲害之。惟聖

性未嘗不在
顧人所見何
如耳

見性之不可
失故聖人以
性率人

人能遺物而反已。夫乘舟而惑者。不知東西。見斗極則寤矣。夫性亦人之斗極也。以有自見也。則不失物之情。無以自見。則動而惑營。譬若隴西之遊。愈躁愈沉。孔子謂顏回曰。吾服汝也忘。而汝服於我也亦忘。雖然。汝雖忘乎吾。猶有不忘者存。孔子知其本也。夫縱欲而失性。動未嘗正也。以治身則危。以治國則亂。以人軍則破。是故不聞道者。無以反性。故古之聖王。能得諸已。故令行禁止。名傳後世。德施四海。是故凡將舉事。必先平意清神。神清意平。物乃可正。若璽之

虛者即性也
一者亦性也

抑。埴正與之正。傾與之傾。故堯之舉舜也。決之於目。桓公之取甯戚也。斷之於耳而已矣。爲是釋術數而任耳目。其亂必甚矣。夫耳目之可以斷也。反情性也。聽失於誹譽。而目淫於采色。而欲得事正則難矣。夫載哀者。聞歌聲而泣。載樂者。見哭者而笑。哀可樂者。笑可哀者。載使然也。是故貴虛。故水擊則波興。氣亂則智昏。智昏不可以爲政。波水不可以爲平。故聖王執一而勿失。萬物之情既矣。四夷九州服矣。夫一者。至貴無適於天下。聖人託於無適。故民命繫矣。爲仁

者必以哀樂論之。爲義者必以取予明之。目所見不
過十里。而欲遍照海內之民。哀樂弗能給也。無天下
之委財。而欲遍贍萬民。利不能足也。且喜怒哀樂。有
感而自然者也。故哭之發於口。涕之出於目。此皆憤
於中。而形於外者也。譬若水之下流。煙之上尋也。夫
有孰推之者。故強哭者雖病不哀。強親者雖笑不和。
情發於中。而聲應於外。故釐負羈之壺餐。愈於晉獻
公之垂棘。趙宣孟之束脯。賢於智伯之大鐘。故禮豐
不足以效愛。而誠心可以懷遠。故公西華之養親也。

若與朋友處。曾參之養親也。若事嚴主烈君。其養一
也。故胡人彈骨。越人嚙臂。中國軟血也。所由各異。其
於信一也。三苗髻首。羗人括領。中國冠笄。越人勦髮。
其於服一也。帝顓頊之法。婦人不辟。男子於路者。拂
之於四達之衢。今之國都。男女切躋。肩摩於道。其於
俗一也。故四夷之禮不同。皆尊其主。而愛其親。敬其
兄。獫狁之俗相反。皆慈其子。而嚴其上。夫鳥飛成行。
獸處成群。有孰教之。故魯國服儒者之禮。行孔子之
術。地削名卑。不能親近。來遠。越王句踐。勦髮文身。無

各因其俗不
失其宜皆可
以治

皮升摺笏之服。拘罷拒折之容。然而勝夫差於五湖。南面而霸天下。泗上十二諸侯。皆率九夷以朝。胡貉。匈奴之國。縱體拖髮。箕倨反言。而國不亡者。未必無禮也。楚莊王裾衣博袍。令行乎天下。遂霸諸侯。晉文君大布之衣。犛羊之裘。韋以帶。劍威立於海內。豈必鄒魯之禮之謂禮乎。是故入其國者。從其俗。入其家者。避其諱。不犯禁而入。不迂逆而進。雖之夷狄。徒僕之國。結軌乎遠方之外。而無所困矣。禮者。實之文也。仁者。恩之效也。故禮因人情而爲之。節文而仁發。併

以見容。禮不過實。仁不溢恩也。治世之道也。夫三年之喪。是強人所不及也。而以僞輔情也。三月之服。是絕哀而迫切之性也。夫儒墨不原人情之終始。而務以行相反之制。五緘之服。悲哀抱於情。葵藿稱於養。不強人之所不能爲。不絕人之所能已。度量不失於適。誹譽無所由生。古者非不知繁升降。繁還之禮也。蹠采齊肆夏之容也。以爲曠日煩民而無所用。故制禮足以佐實。喻意而已矣。古者非不能陳鐘鼓。盛筦簫。揚干戚。奮羽旄。以爲費財亂政。制樂足以合歡宣

古之禮樂簡
易如是異於
今遠矣

此不若古之
禮樂處

意而已。喜不羨於音。非不能竭國廩民。虛府殫財。含珠鱗。施綸組。節束追送死也。以爲窮民絕業。而無益於槁骨腐肉也。故葬。蕤足以收斂。蓋藏而已。昔舜葬蒼梧。市不變其肆。禹葬會稽之山。農不易其畝。明乎死生之分。通乎侈儉之適者也。亂國則不然。言與行相悖。情與貌相反。禮飾以煩。樂優以淫。崇死以害生。久喪以招行。是以風俗濁於世。而誹譽萌於朝。是故聖人廢而不用也。義者。循理而行宜也。禮者。體情制文者也。義者。宜也。禮者。體也。昔有扈氏爲義而亡。知

此正後世之
禮義

義而不知宜也。魯治禮而削。知禮而不知體也。有虞氏之祀。其社用土。祀中雷。葬成畝。其樂咸池。承雲。九韶。其服尚黃。夏后氏其社用松。祀戶。葬牆置翬。其樂夏籥。九成。六佾。六列。六英。其服尚青。殷人之禮。其社用石。祀門。葬樹松。其樂大濩。晨露。其服尚白。周人之禮。其祀用栗。祀竈。葬樹栢。其樂大武。三象。棘下。其服尚赤。禮樂相詭。服制相反。然而皆不失親疎之恩。上下之倫。今握一君之法。籍以非傳代之俗。譬由膠柱而調瑟也。故明主制禮義而爲衣。分節行而爲帶。衣

此列聖因時
適宜處

前所謂自見
此復申之

足以覆形。從典墳。虛循撓。便身體。適行步。不務於奇
麗之容。隅背之削。帶足以結紐。收衽束牢。連固不亟
於爲文句。䟽短之鞅。故制禮義。行至德。而不拘於儒
墨。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所謂聰者。非
謂聞彼也。自聞而已。所謂達者。非謂知彼也。自知而
已。是故身者道之所托。身得則道得矣。道之得也。以
視則明。以聽則聰。以言則公。以行則從。故聖人財制
物也。猶工匠之斲削鑿柄也。宰庖之切割分別也。曲
得其宜。而不折傷。拙工則不然。大則塞而不入。小則

窵而不周。動於心。枝於手。而愈醜。夫聖人之斲削物
也。剖之判之。離之散之。已淫已失。復揆以一。旣出其
根。復歸其門。已雕已琢。遂反於樸。合而爲道德。離而
爲儀表。其轉入玄冥。其散應無形。禮義節行。又何以
窮。至治之本哉。世之明事者。多離道德之本。曰禮義
足以治天下。此未可與言術也。所謂禮義者。五帝三
王之法籍。風俗一世之迹也。譬若芻狗土龍之始成。
文以青黃。綃以綺繡。纏以朱絲。尸祝祔衽。大夫端冕
以送迎之。及其已用之後。則壤土草剝而已。夫有孰

禮義不若道
德此處明則
說出

聖人因時世
為禮義又言
之

反覆論禮
義不可拋

貴之。故當舜之時。有苗不服。於是舜脩政。偃兵。執干戚而舞之。時天下大雨。禹令民聚土積薪。擇丘陵而處之。武王伐紂。載尸而行。海內未定。故不為三年之喪。始禹遭洪水之患。陂塘之事。故朝死而暮葬。此皆聖人之所以應時。耦變見形而施宜者也。今之修干戚而笑鑿插。知三年非一日。是從牛非馬。以徵笑羽也。以此應化。無以異於彈一絃而會棘下。夫以一世之變。欲以耦化應時。譬猶冬被葛而夏被裘。夫一儀不可以百發。一衣不可以出歲。儀必應乎高下。衣必

適乎寒暑。是故世異則事變。時移則俗易。故聖人論世而立法。隨時而舉事。尚古之王。封於泰山。禪於梁父。七十餘聖。法度不同。非務相反也。時世異也。是故不法其已成之法。而法其所以為法。所以為法者。與化推移者也。夫能與化推移。為人者至貴在焉爾。故狐梁之歌可隨也。其所以歌者不可為也。聖人之法可觀也。其所以作法不可原也。辯士言可聽也。其所以言不可形也。淳均之劍不可愛也。而歐冶之巧可貴也。今夫王喬赤松子。吹嘔呼吸。吐故內新。遺形去

不務道德而
襲其文章制
度何以異

智。抱素反真。以遊玄眇。上通雲天。今欲學其道。不得其養氣處神。而放其一吐一吸。時詘時伸。其不能乘雲升假。亦明矣。五帝三王。輕天下。細萬物。齊死生。同變化。抱大聖之心。以鏡萬物之情。上與神明爲友。下與造化爲人。今欲學其道。不得其清明玄聖。而守其法籍憲令。不能爲治。亦明矣。故曰。得十利劍。不若得歐冶之巧。得百走馬。不若得伯樂之數。樸至大者無形狀。道至眇者無度量。故天之圓也。不得規。地之方也。不得矩。往古來今。謂之宙。四方上下。謂之宇。道在

彼皆有道存
况治天下乎

其間。而莫知其所。故其見不遠者。不可與語大。其智不闕者。不可與論至。昔者馮夷得道。以潛大川。鉗且得道。以處崑崙。扁鵲以治病。造父以御馬。羿以之射。僊以之斲。所爲者各異。而所道者一也。夫稟道以通物者。無以相非也。譬若同陂而溉田。其受水均也。而屠牛而烹其肉。或以爲酸。或以爲甘。煎敖燎炙。齊味萬方。其本一牛之體。伐榎柟。豫樟而剖梨之。或爲棺槨。或爲柱梁。披斷檉。榘。所用萬方。然一木之樸也。故百家之言。指奏相反。其合道一體也。譬若絲竹金石

帝王治不同
而道則一因
革不計也

之會樂同也。其曲家異而不失於體。伯樂韓風秦牙
管青。所相各異。其知馬一也。故三皇五帝。法籍殊方。
其得民心均也。故湯入夏而用其法。武王入殷而行
其禮。桀紂之所以亡。而湯武之所以爲治。故削剟銷
鋸陳。非良工不能以制木。鑪橐埴坊設。非巧冶不能
以冶金。屠牛吐一朝解九牛。而刀以剃毛。庖丁用刀
十九年。而刀如新。剖礪何則。游乎衆虛之間。若夫規
矩鉤繩者。此巧之具也。而非所以巧也。故瑟無絃。雖
師文不能以成曲。徒絃則不能悲。故絃悲之具也。而

道德非粗迹
亦猶此類

非所以爲悲也。若夫工匠之爲連機運開。陰閉眩錯。
入於冥冥之眇。神調之極。游乎心手衆虛之間。而莫
與物爲際者。父不能以教子。瞽師之放意相物。寫神
愈舞。而形乎絃者。兄不能以喻弟。今夫爲平者準也。
爲直者繩也。若夫不在於繩準之中。可以平直者。此
不共之術也。故叩宮而宮應。彈角而角動。此同音之
相應也。其於五音無所比。而二十五絃皆應。此不傳
之道也。故蕭條者。形之君。而寂漠者。音之主也。天下
是非無所定。世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所謂是與

天下或有是
禮義而非道
德者

非各異。皆自是而非人。由此觀之。事有合於己者。而未始有是也。有忤於心者。而未始有非也。故求是者。非求道理也。求合於己者也。去非者。非批邪施也。去忤於心者也。忤於我。未必不合於人也。合於我。未必不非於俗也。至是之是。無非。至非之非。無是。此真是非也。若夫是於此而非於彼。非於此而是於彼者。此之謂一是一非也。此一是非隅曲也。夫一是非宇宙也。今吾欲擇是而居之。擇非而去之。不知世之所謂是非者。不知孰是孰非。老子曰。治大國若烹小鮮。爲

寬裕者。曰勿數撓。爲刻削者。曰致其醜酸而已矣。晉平公出言而不當。師曠舉琴而撞之。跌衽宮壁。左右欲塗之。平公曰。舍之。以此爲寡人失。孔子聞之曰。平公非不痛其體也。欲來諫者也。韓子聞之曰。群臣失禮而弗誅。是縱過也。有以也。夫平公之不霸也。故賓有見人於宓子者。賓出。宓子曰。子之賓獨有三過。望我而笑。是撓也。談語而不稱師。是返也。交淺而言深。是亂也。賓曰。望君而笑。是公也。談語而不稱師。是通也。交淺而言深。是忠也。故賓之容一體也。或以爲君

人見與自見
不同

張賓王曰精
言

子。或以爲小人。所自視之異也。故趣舍合。卽言忠而益親。身疏卽謀當而見疑。親母爲其子治挖禿。而血流至耳。見者以爲其愛之至也。使在於繼母。則過者以爲嫉也。事之情一也。所從觀者異也。從城上視牛如羊。視羊如豕。所居高也。闕面於盤水則真。於杯則隨。面形不變其故。有所真。有所隨者。所自闕之異也。今吾雖欲正身而待物。庸遽知世之所自窺我者乎。若轉化而與世競走。譬猶逃雨也。無之而不濡。常欲在於虛。則有不能爲虛矣。若夫不爲虛而自虛者。此

不能見而狗
也。見聞亦此類

所慕而不能致也。故通於道者。如車軸。不運於已。而與轂致千里。轉無窮之原也。不通於道者。若迷惑。告以東西南北。所居聆聆。一曲而辟。然忽不得復迷惑也。故終身隸於人。辟若覩之見風也。無須臾之間定矣。故聖人體道反性。不化以待化。則幾於免矣。治世之體易守也。其事易爲也。其禮易行也。其責易償也。是以人不兼官。官不兼事。士農工商。鄉別州異。是故農與農言力。士與士言行。工與工言巧。商與商言數。是以上無遺行。農無廢功。工無苦事。商無折貨。各安

又言各適其
宜之意

其性不得相干。故伊尹之興土功也。修脛者使之踏
鑿。強脊者使之負土。眇者使之准。偃者使之塗。各有
所宜。而人性齊矣。胡人便於馬。越人便於舟。異形殊
類。易事而悖。失處而賤。得勢而貴。聖人總而用之。其
數一也。夫先知遠見。達視千里。人才之隆也。而治世
不以責於民。博聞強志。口辯辭給。人智之美也。而明
主不以求於下。敖世輕物。不汙於俗。士之伉行也。而
治世不以爲民化。神機陰閉。剖劂無迹。人巧之妙也。
而治世不以爲民業。故萇弘師曠。先知禍福。言無遺

策。而不可與衆同職也。公孫龍折辯抗辭。別同異。離
堅白。不可與衆同道也。北人無擇。非舜而自投清泠
之淵。不可以爲世儀。魯般墨子。以木爲鳶而飛之。三
日不集。而不可使爲工也。故高不可及者。不可以爲
人量。行不可逮者。不可以爲國俗。夫挈輕重。不失銖
兩。聖人弗用。而縣之乎銓衡。視高下。不差尺寸。明主
弗任。而求之乎浣準。何則。人才不可專用。而度量可
世傳也。故國治可與愚守也。而軍制可與權用也。夫
待驥裏飛兔而駕之。則世莫乘車。待西施毛嬙而爲

道術可公行
與度量之可
傳一也

道德與禮義
之實若日月
空宅之居

聖人蓋道於
已而聽之於
時

配。則終身不家矣。然非待古之英俊而人自足者。因
所有而並用之。夫騏驥千里。一日而通。駑馬十舍。旬
亦至之。由是觀之。人材不足。專恃。而道術可公行也。
亂世之法。高爲量而罪不及。重爲任而罰不勝。危爲
禁而誅不敢。民困於三責。則飾智而詐上。犯邪而干
免。故雖峭法嚴刑。不能禁其姦。何者。力不足也。故諺
曰。鳥窮則噉。獸窮則羶。人窮則詐。此之謂也。道德之
論。譬猶日月也。江南河北。不能易其指。馳騫千里。不
能易其處。趨舍禮俗。猶室宅之居也。東家謂之西家。

西家謂之東家。雖臯陶爲之理。不能定其處。故趨舍
同。誹譽在俗。意行鈞。窮達在時。湯武之累行積善。可
及也。其遭桀紂之世。天授也。今有湯武之意。而無桀
紂之時。而欲成霸王之業。亦不幾矣。昔武王執戈秉
鉞。以伐紂勝殷。搢笏杖笏。以臨朝。武王旣沒。殷民叛
之。周公踐東宮。履乘石。攝天子之位。負扆而朝諸侯。
放蔡叔。誅管叔。克殷殘商。祀文王於明堂。七年而致
政成王。夫武王先武而後文。非意變也。以應時也。周
公放兄誅弟。非不仁也。以匡亂也。故事周於世。則功

此即上文論
列聖之意

成務合於時則名立。昔齊桓公合諸侯以乘車。退誅於國以斧鉞。晉文公合諸侯以革車。退行於國以禮義。桓公前柔而後剛。文公前剛而後柔。然而令行乎天下。權制諸侯均者。審於勢之變也。顏闔魯君欲相之而不肯。使人以幣先焉。鑿培而遁之。爲天下顯武。使遇商鞅。申不害。刑及三族。又况身乎。世多稱古之人。而高其行。並世有與同者。而弗知貴也。非才下也。時弗宜也。故六騏驥。駟馱馱。以濟江河。不若窺木便者。處世然也。是故立功之人。簡於行而謹於時。今世

此皆廣譬上
意

俗之人。以功成爲賢。以勝患爲智。以遭難爲愚。以死節爲戇。吾以爲各致其所極而已。王子比干。非不知箕子被髮佯狂。以免其身也。然而樂直行盡忠。以死節。故不爲也。伯夷叔齊。非不能受祿任官。以致其功也。然而樂離世。伉行以絕衆。故不務也。許由善卷。非不能撫天下。寧海內。以德民也。然而羞以物滑和。故弗受也。豫讓要離。非不知樂家室。安妻子。以偷生也。然而樂推誠行。必以死主。故不畱也。今從箕子視比干。則愚矣。從比干視箕子。則卑矣。從管晏視伯夷。則

驚矣。從伯夷視管晏。則貪矣。趨舍相非。嗜欲相反。而各樂其務。將誰使正之。曾子曰。擊舟水中。鳥聞之而高翔。魚聞之而淵藏。故所趨各異。而皆得所便。故惠子從車百乘以過孟諸。莊子見之。弃其餘魚。歸胡飲水數斗而不足。鱖鮪入口若露而死。智伯有三晉而欲不贍。林類策啟期衣若縣衰而意不慊。由此觀之。則趣行各異。何以相非也。夫重生者。不以利害已。立節者。見難不苟免。貪祿者。見利不顧身。而好名者。非義不苟得。此相爲論。譬猶冰炭鈎繩也。何時而合。若

聖人治天下
不屑屑狗是
非之迹得中
而已

以下皆論上
之爲治下之
民俗反覆言
之

以聖人爲之中。則兼覆而并之。未有可是非者也。夫飛鳥主巢。狐狸主穴。巢者巢成而得棲焉。穴者穴成而得宿焉。趨舍行義。亦人之所棲宿也。各樂其所安。致其所躐。謂之成人。故以道論者。總而齊之。治國之道。上無苛令。官無煩治。士無僞行。工無淫巧。其事經而不擾。其器完不飾。亂世則不然。爲行者相揭以高。爲禮者相矜以僞。車輿極於雕琢。器用逐於刻鏤。求貨者。爭難得以爲寶。詆文者。處煩撓以爲慧。爭爲佹辯。久積而不訣。無益於治。工爲竒器。歷歲而後成。不

此皆以道為
治者

周於用。故神農之法曰。丈夫丁壯而不耕。天下有受其饑者。婦人當年而不織。天下有受其寒者。故身自耕。妻親織。以為天下先。其導民也不貴難得之貨。不器無用之物。是故其耕不强。者無以養生。其織不强。者無以揜形。有餘不足。各歸其身。衣食饒溢。姦邪不生。安樂無事。而天下均平。故孔丘曾參無所施其善。孟賁成荆。無所行其威。衰世之俗。以其知巧詐偽飾。衆無用。貴遠方之貨。珍難得之財。不積於養生之具。澆天下之淳。析天下之樸。犛服馬牛。以為牢。滑亂萬

民。以清為濁。性命飛揚。皆亂以營。貞信漫瀾。人失其情性。於是乃有翡翠犀象。黼黻文章。以亂其目。芻豢黍粱。荆吳芬馨。以啗其口。鍾鼓管籥。絲竹金石。以淫其耳。趨舍行義。禮節謗議。以營其心。於是百姓糜沸。豪亂暮行。逐利煩挈。澆淺法與義相非。行與利相反。雖十管仲。弗能治也。且富人則車輿衣纂錦。馬飾傅旄象。帷幕茵席。綺繡條組。青黃相錯。不可為象。貧人則夏被褐帶索。吟菽飲水。以充腸。以支暑熱。冬則羊裘解札。短褐不掩形。而煬竈口。故其為編戶齊民。無

不務本而務
末繼益於治

以異。然貧富之相去也。猶人君與僕虜。不足以論之。夫乘竒技。僞邪施者。自足乎一世之間。守正修理。不苟得者。不免乎饑寒之患。而欲民之去末反本。由是發其原。而壅其流也。夫雕琢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工者也。農事廢。女工傷。則饑之本。而寒之原也。夫饑寒並至。能不犯法干誅者。古今之未聞也。故仕鄙在時。不在行。利害在命。不在智。夫敗軍之卒。勇武遁逃。將不能止也。勝軍之陳。怯者死行。懼不能走也。故江河決沉一鄉。父子兄弟。相遺而走。爭升陵

此民自然之
性宜順而治
之

又以治亂結
出本旨

阪。上高丘。輕足先升。不能相顧也。世樂志平。見鄰國之人溺。尚猶哀之。又况親戚乎。故身安則恩及鄰國。志爲之滅。身危則忘其親戚。而人不能解也。游者不能拯溺。手足有所急也。灼者不能救火。身體有所痛也。夫民有餘。卽讓。不足則爭。讓則禮義生。爭則暴亂起。扣門求水。莫弗與者。所饒足也。林中不賣薪。湖上不鬻魚。所有餘也。故物豐則欲省。求贍則爭止。秦王之時。或人菹子。利不足也。劉氏持政。獨夫收孤。財有餘也。故世治則小人守政。而利不能誘也。世亂則君

子爲姦。而法弗能禁也。

張賓王曰此篇最爲沓複細尋之亦自有條緒齊材長短齊論
是非齊世污隆然要歸虛一以不齊齊之
總於道文特博瞻

